

您的「催更」中华书局已收到

「二十四史」点校本修订最新进展来了

让传统文化火起来

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修订工程备受关注,尤其是读者对《三国志》等“前四史”的“催更”呼声不绝于耳。那么,当下修订工程究竟面临哪些挑战?进度如何?如何在保持史实严谨的基础上满足现代读者的需求?1月9日,中华书局在第37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办了“点校本‘二十四史’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出版进度答读者问”专题活动,结合网友关切,逐一解答热点问题。

《三国志》年内交稿

“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什么时候能出版?前四史有可能是大多数人一生想看或者能看完的书了。”这是获得最多网友点赞的问题,而《三国志》也成为热度最高的作品之一。

以《三国志》为例,其点校修订由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吴金华教授主持。在他2013年病逝后,工作由其子吴葆勤承续。吴葆勤既是一位严谨的学者,又身兼凤凰出版社社长,事务繁忙,仍利用业余时间全力推进修订工作。目前已有9卷定稿,预计2025年内提交全稿。

《三国志》备受期待,不仅因为其内容波澜壮阔,更因其点校修订的学术价值。修订工作需要比对大量古代版本,还需吸收考古成果和新文献材料。例如,吴葆勤在统稿时发现了一些未充分重视的古代版本,遂增设校勘长编,为后续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这种“滚动交稿”的方式,虽过程漫长,但有望为读者呈现一部更加精细准确的古籍经典。

“校史而不考史”

许多读者好奇,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是否会直接影响“二十四史”修订?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胡珂给出的答案是“部分吸收,慎重调整”。

正史以各朝国史、实录为编撰依据,其去取标准本就严格,因此即便有新发现的墓志碑刻或出土文献,修订时仍需与传统文献比对分析,确保

改动有据可循。例如,在人名或地名偏旁分歧中,墓志材料的确能帮助确认正确写法,但若缺乏足够文献佐证,则宁可保留原貌。这是因为点校修订秉承“校史而不考史”的原则,旨在还原文献原貌,而非对史实进行重构。

换句话说,修订工作的目标是提供“史事讹误较少的文本”,但要解决更复杂的史料考证问题,仍需借助专门的研究著作。因此,期待将所有考古新发现直接融入“二十四史”,并非现实。

修订“慢工细活”

不少读者感叹,修订工程为何耗时如此之久?原因不仅在于工作量庞大,还因修订标准的大幅提升。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以点校本《明史》举例介绍,这部皇家主持编撰的经典史书,从康熙十八年开馆修书到乾隆时完成,历时60多年。原点校本由南开大学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主持,修订本由其弟子南炳文接手。经过多年反复校改和编辑部三轮审稿,书稿已完成,但因涉及避讳字、底本版本等问题,仍需进一步完善,预计2026—2027年出版。

类似的,修订版《晋书》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教授牵头,吸纳了众多青年学者参与,从初期点校到后期统稿,每一步都需高精度完成。目前,点校修订的《晋书》也计划在2025年推出。

这些案例表明,修订过程并非简单的增补,而是要在尊重底本的基础上,校勘每一处差异,记录改

动依据。一个看似普通的校勘记,可能涉及几千字的考证工作,这种学术深度与严谨性正是修订版的核心价值。

多版本满足需求

虽然修订版着力于学术精度,但读者的需求并未被忽视。例如,为方便不同类型的读者,中华书局计划推出平装本、简体横排本和缩印本等版本,满足收藏、学习和日常阅读的不同需求。此外,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修订本正逐步替代旧版,成为学术引用的通行本。

然而,也有一些怀旧读者钟情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“精装小绿皮”或线装本,这些版本因印刷工艺独特、收藏价值高而备受追捧。例如,《史记》《三国志》的线装大字本,早已成为拍卖会上的珍品。但无论从学术

性还是实用性出发,修订版才是未来的主流。

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修订工程不仅是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与提升,更是学术传承与现代需求的交汇点。在确保史实严谨的同时,适应时代需求,将学术成果惠及更多读者,是中华书局这一经典工程的意义所在。正如读者对《三国志》等修订工作的翘首以盼,这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热爱,也是对学术精神的致敬。读者也乐得看到一套更加完善的“二十四史”修订本,为传承中华文化再添新篇章。

驻京记者 赵玥
(本报北京今日电)

《春之祭》燃烧生命火焰

昨天开放片段 下月下旬首演



“大部分《春之祭》都是‘向死’的过程,而我们的这部作品是‘向生’的。”时隔一年,历经“生命之火”的谢欣带着音乐舞蹈剧场《萨蒂之名·春之祭》归来。昨晚,这部由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委约,谢欣舞蹈剧场与佩在又吉文化传媒联合制作的演出向公众开放片段。2月21日至22日,作品将在国舞剧场首演。

《春之祭》自诞生以来,已衍生出400多个版本的舞蹈作品。而谢欣编创的《萨蒂之名·春之祭》更像是回应“生命沉重一课”的命定之作。

最初接到《春之祭》的邀约是2019年的事,当时谢欣没想好要怎么做。兜兜转转,历经生命中那些不可承受之重,《萨蒂之名·春之祭》呼之欲出。她说:“在舞团遭遇大火的那段时间(2023年,被谢欣视作‘家’的舞蹈剧场所在的‘白屋’被一场突如其来大火吞噬),我也曾有过困惑——继续吗?还是放弃?我相信这场火一定想要教会我什么。”“渡劫”归来,她将那些生命感悟融入作品,在宣传册扉页上,她写下——不躲不退,生命在火焰中淬炼赤诚和坚定;她相信——当黑烟散去,灰烬下斑驳的地也能开出新的生命力。

音乐舞蹈剧场《萨蒂之名·春之祭》分为上下半场。其中,上半场《萨蒂之名·轻之重》将法国作曲家埃里克·萨蒂的3首《裸体舞曲》与6首《玄秘曲》混合编排,让空灵神秘的音乐情绪一以贯之,并用舞蹈呈现音乐的神秘意境。下半场《春之祭·生之路》将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《春之祭》改编为“双钢琴双打击乐”版本。4名演奏家现场呈现出双钢琴的乐曲线条,舞蹈表演则现了音符间所蕴含的生命能量,让观众与之同频共振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不见大案要案 家长里短居多

不一样的警察故事 好看吗?



的驻站警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。驻站警察的故事没人拍过,因为冲突很小,案子不大,不是影视剧里熟悉的

“大鱼大肉”,很多观众对驻站民警也并不了解,他们不是无所不能的神探,能屡破奇案,他们甚至大多时候淹没在家长里短里,日常又平凡。基层警力不足,新旧警员在观念上的差异、警察家庭面临的生活压力……一个个现实议题被次第呈现,在《驻站》中,镜头还原了驻站民警的工作日常,有孤独,也有憋屈,写实的笔调打破了观众以往警察(剧集)的刻板印象。有观众直言“《驻站》的叙事腔调令人着迷”。

与大多公安题材的“硬核”风形成鲜明反差的是,《驻站》风格气质上主打轻喜剧路线。这样的风格既源自于驻站警的工作性质,也建立在剧情基础之上。常胜和村民的矛盾大多源自误会、

互不理解,并非不可调和、势不两立。用轻喜剧甚至略带荒诞的表现手法更适合表现这种矛盾关系,同时可以对冲驻站警“孤独寂寞冷”的日常状态。

剧中的风趣幽默一半来源于导演刘雪松对经典电影《今天我休息》的认真学习,他把警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拍得活灵活现。另一半来源于常胜的饰演者郭京飞。郭京飞的表演风格异常松弛,幽默中略带丧气的表演,在鸡毛蒜皮中将常胜的迷茫、无奈、坚定与担当演绎得淋漓尽致,借用原著的话来概括人物,那就是“有点调侃,但很真诚”。

当然,这也是《驻站》目前被部分观众诟病的所在,相比大多数电视剧,《驻站》前六集更像是一个晚会小品。如果在后续的剧情中常胜解决的问题始终如此“小打小闹”,如此高高举起轻轻落下,那么《驻站》也就很难通过塑造一个善良幽默的驻站警察,凸显其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的无悔初心。 本报记者 孙佳音

上周末,由郑晓龙监制,刘雪松导演,郭京飞、陈数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轻喜剧《驻站》于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,这没有大案,没有要犯,甚至没有特别抓人的悬疑气质的“小站警事”,能否打动观众呢?从目前来看,《驻站》凭着它的家长里短,它的柴米油盐,它的平凡烟火气,直抚路人之心。

不同于其他影视作品中最常表现的刑警、特警或者片警等,本剧的男主常胜(郭京飞 饰)是东寨的驻站民警。何谓驻站警?就是指派出所警力难及、不具备建立派出所条件的车站派驻的公安民警,他们不仅要在铁路沿线巡逻巡线,还要担负车站周边治安环境的管理。“孤独寂寞冷”“安全无小事”是现实生活中